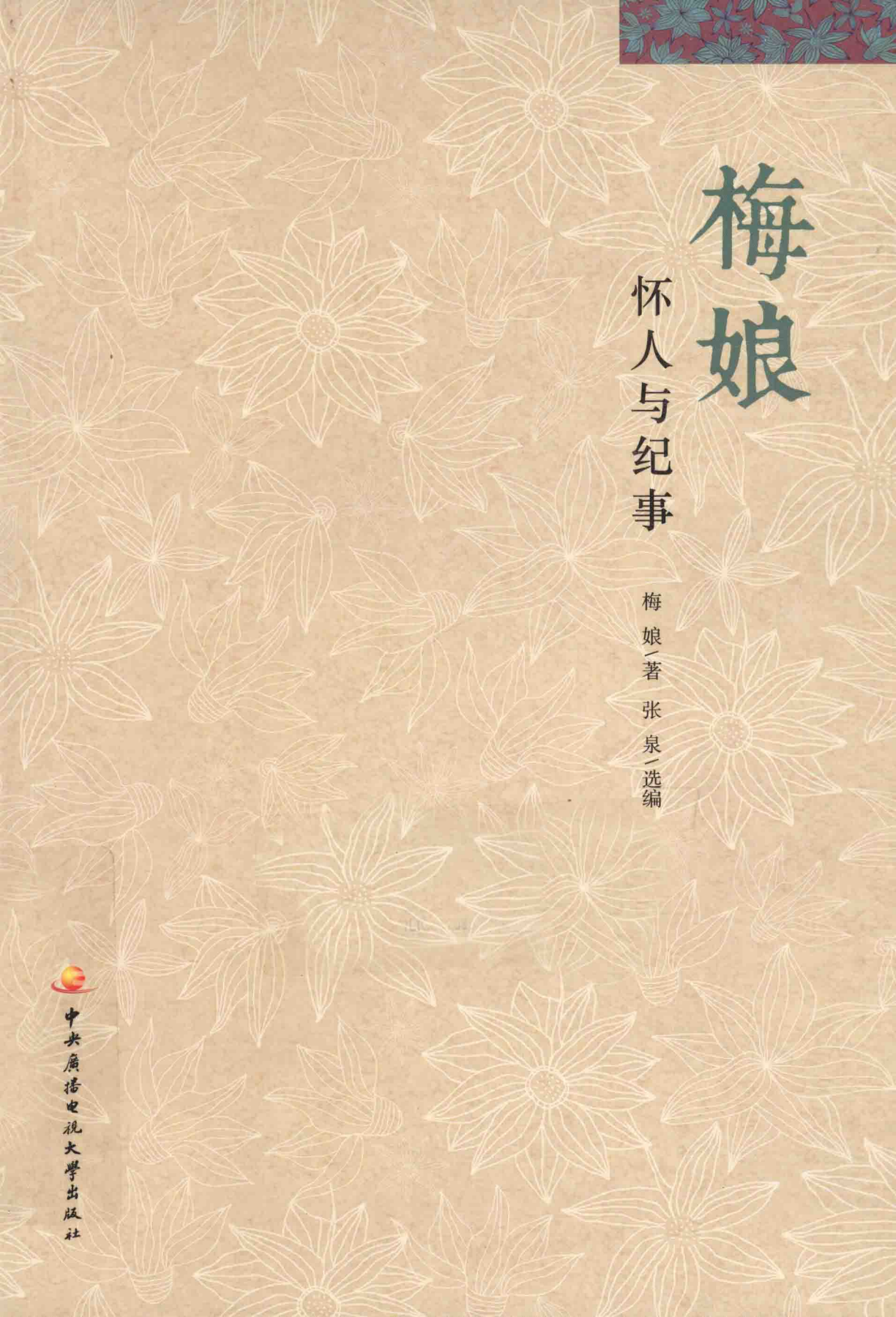




梅娘

怀人与纪事

梅娘／著 张泉／选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梅娘：怀人与纪事

MEINIANG HUAIREN YU JISHI

梅娘 著 张泉 选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娘:怀人与纪事 / 梅娘著;张泉选编.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4.4

ISBN 978 - 7 - 304 - 06102 - 9

I. ①梅… II. ①梅…②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033 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梅娘:怀人与纪事

梅娘 著 张泉选 编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 - 58840200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翟永存

版式设计:何智杰

责任编辑:向平

责任校对:王亚

责任印制:赵联生

印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本: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170mm × 240mm

印张:16 字数:210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304 - 06102 - 9

定价:37.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我是一支草茎，具有点“微光”，在民族蒙难的艰难岁月中，抱着对黑暗一角的热情，莽撞地运用了青春的笔，励志：“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如今随着老之已至，经历了生命中的七灾八难，被生活掬（只得）酸辣甜咸苦之味俱全的心态，仍然豪情未泯，还时不时地冒出忧国忧民的傻气，甚至还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草莽之忱。读诗人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情愫，一直潜存在我的心底，给寂寞贫寒岁暮情，温暖着生命的尾日。

古希腊人将萤火虫唤作“拉奥皮鲁”，创意为“提灯夜行的灵魂”，在西欧的十字绣精心中，有一副为拉奥皮鲁造型的灯提伴，这个今在草丛中的小昆虫，装饰着轻纱般的奶油翅膀，铺开长裙，作飞起架势。而手中提着的灯盏，洒出点“金光”，并不耀眼，却温馨无限。

以草茎自况的我，缺乏的恰是化作天使的遐想，无憾的是：我仍在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梅娘自述 05年腊月

代序 1

孙姨和梅娘

史铁生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唯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边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



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唯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



梅娘与史铁生

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忠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家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佝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帮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



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唯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也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多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以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

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就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原刊于《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2日

代序 2

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谢幕

张 泉

— 2013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

下午，梅娘在家里接待了多年的老朋友、加拿大奎尔夫大学历史系诺曼·史密斯教授。当时，我也在场。

一见梅娘，我直觉，与我们在新加坡话别时比，她的精神差了许多。时间才过一个多月呀。毕竟，梅娘老人年底就满 96 岁了。

史密斯送来了他的新作 *Intoxicating Manchuria: Alcohol, Opium, and Culture in China's Northeast*，大意是“麻痹满洲：酒、鸦片与中国东北文化”，一部颇有创意的“满洲国”研究著作。印在封底上的汉字书名为《醉满》，是还健在的伪满时期作家李正中先生的书法作品。

实际上，Intoxicate（醉）这个词很难翻译，在这本书中，它的含义要比“醉”宽泛得多。这是史密斯的第三本书，奠定了他北美“满洲国”问题专家的地位。作为证明材料之一，该书使用了一批文学作品，其中有梅娘三篇。

梅娘依旧直人快语：“‘醉满’在汉语里不通，‘满醉’‘满洲醉了’，也比‘醉满’好。”并开玩笑说：“也就你们外国人，允许编造这种生硬的汉语。”

史密斯是在紧张的旅行中，专程绕道北京来看望梅娘的。梅娘非常高兴，说史密斯“饮水思源，有情有义”。并叫我把“饮水思源”



四个字写在便签上，让史密斯看。我也就便请教了梅娘作品中的一些问题，比如1939年一篇小说中的“闭十”。

查词典，闭十，即推闭十，流行于湖南湘西的一种赌博方式。四个人玩，其中一人为庄家。仅此而已。而梅娘详细讲了规则，怎么算赢，怎么算输。因为我不会麻将、不会打牌，听不大明白。她特别提醒，那时，推闭十在东北很流行，用它说人时，往往具有贬义。讲解细致，并延展到社会内涵。

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到了饭点。

若往常，不管吃多吃少，梅娘总会坐在她的专座上，向客人推荐菜，有时还亲自动手分发。这次则不然。她说她先不吃。过了一会儿，我到比邻的客厅招呼她。她仍端坐在沙发里，疲惫地摆摆手。

又过了一会儿，见王阿姨挽着梅娘的手臂，穿过餐厅，拐向卧室。说是餐厅，其实只是一个只有几米见方的门厅。由于没有所谓的高级职称，梅娘住的仍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在惊动了两三个部局单位的首长之后，才得以把两个小两居连在了一起，算是搞了一次“特殊化”。

原先梅娘在室内走路也不是这样。往常，再难，她也是弯着腰，扶着桌椅、墙壁自己走。这次不行了，有人扶着，身子仍深深地弓着，几乎与地面平行。也不打招呼。

我看了一眼，不禁低下头。梅娘是不愿别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的。没想到，这竟是梅娘最后的背影。

二 2013年5月9日，星期四

再见梅娘，已是5月9日上午，304医院太平间告别厅。

她安卧在鲜花丛中。

5月1日星期三下午，曾收到梅娘女儿的讯息，说我们走后第二天，梅娘出现衰竭状况，急诊住院。中午出现临终幻觉，三天进食很少。

还说书上说，即便出现这种状况，生命也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这后一句话让我轻松了许多。我的感冒正在严重期，没法去医院。

忐忑中，噩耗还是来了：“我妈妈已于5月7日上午10:35病故，走时没有痛苦，很安详。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柳青，5月7日下午）只有震惊，哀悼……

不过，以梅娘的高寿，以她近两年有女儿一直不离左右，以她结束人生旅行的方式，她又是非常幸运的，称得上是“喜丧”。我曾这样宽慰梅娘的一个香港小朋友。她可能太小，还无法体会。看一看王力雄的《留下的只有尊严》，也许会有所悟。

媒体报道说，按照梅娘的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式，会有十余亲友送梅娘最后一程。那天，不少人闻讯赶来了，我估计，有百余人。下午骨灰安葬仪式在墓地圆满完成的时候，也有三十多人。不知哪家的专业人士还做了全程录像。

……

梅娘逝世后，众多亲友的留言、挽联，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这里略举一二。

悼念者中，人民日报袁鹰（1924— ）可能是最为资深的。他的挽联是：

北梅独傲雪 孙娘永留芳 袁鹰敬挽

崔永元的名气最大。他的《怀念》一如他的主持风格：

梅娘先生，天堂再写，无拘无束，直抵阳光。

著名文学评论家郑伯农率大家庭9人共挽梅娘：

三代世交怀孙姥 百年风雨送梅娘



民间藏书家田钢的挽联颇为独特，他把梅娘的作品联在一起：

上联：小姐 集 鱼蚌蟹 奉读者精神食粮，

下联：黄昏 献 梅芷茵 通书简一脉文心。

横批：长夜萤火

.....

梅娘在彼岸会安息。

三 梅娘的身世、环境与作品

读一个作家，要对阅读对象有个大致的了解。

从1936年《小姐集》问世，到不久前的随笔《企盼、渴望》（刊《芳草地》2013年1期），梅娘的写作生涯延绵78载。

梅娘出生于被沙皇俄国割据的海参崴，成长和起步于“满洲国”（东北沦陷区）都城“新京”（现长春），留学日本东京，侨居日本新闻报业中心大阪，活跃于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华北沦陷期文坛。抗战胜利后，返回国共内战正酣的东北家乡。内战后期，客居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国版图的台湾台北市北投。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孕在身的梅娘，面对丈夫在太平轮海难中丧生的意外，毅然携带着两个幼女，千里迢迢从台湾经上海奔赴北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经历了政治运动带来的七灾八难、游历世界各地之后，依旧坚守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老宿舍楼里，坚持写作……再加上父亲从一个山东少年一跃成为东北富贾的闯关东神话；日据时期执掌华北作协的丈夫柳龙光又在战后国共博弈中扮演秘密角色——随着1949年1月27日驶往基隆的上海太平轮中途失事而留下的不解迷局；仅存的女儿导演柳青历经跌宕起伏之后远嫁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的北美房地产商——从“祖国的花朵”转身为洋商

贵妇；一双孙女落户美国高科技聚集地硅谷和世界宜居城市之冠加拿大温哥华；三个重孙子在北美出生……梅娘的人生历程和社会关联，融涵了和折射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演化史，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以梳理和阐释，可以做成诸如《“新京”（长春）作家梅娘的中国意义——从“满洲国”到日本到沦陷区及其后》之类的大文章，略施铺陈和想象，也可以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编年史大戏。

梅娘的文学创作大体上分为隔断清晰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3年至1945年，大约13年。

除了《小姐集》、《第二代》外，梅娘印行的单行本还有小说集《鱼》、《蟹》以及大量的儿童读物，如中国故事篇《白鸟》、《风神与花精》、《驴子和石头》、《聪明的南陔》、《女兵木兰》、《英雄末路》、《少女和猿猴》、《飞狐的故事》、《兰陵女儿》等，创作童话《青姑娘的梦》等多篇。长篇小说连载有《小妇人》、《夜合花开》，日本长篇小说翻译连载有《白兰之歌》、《母之青春》、《母系家族》。

第二阶段，1951年至1957年8月，35岁至41岁，大约7年。

任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编剧，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及小说连载，应邀为各美术出版社编写中外文学名著的连环画文字脚本，如《表》、《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爱美的丽雅》等。单行本有通俗故事：《尉迟恭单鞭夺槊》、《吴用智取华州》等。

第三阶段，1958年秋至1960年冬，不到3年。

梅娘被关押在北京北苑农场。她幸运地参加了由劳改人员组成的翻译小组，承担日文翻译，以及其他语种译文的文字润色工作。

第四阶段，1979年6月至1986年，63岁至70岁，大约8年。

1978年冬季，梅娘的“右派”罪名被去除，恢复公职。从1979年开始，在香港以及上海、北京发表随笔和短小的译文。

第五阶段，1987年（71岁）至2013年，逾26年。

1987年，开始恢复使用梅娘笔名。这个阶段，新作以散文随笔、



翻译为主。出版的单行本有：

1992年：《南玲北梅：四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作品选》（刘小沁编）。

1997年：《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

1998年：《寻找梅娘》（张泉主编）；《梅娘代表作》（范智红编选），后更名为《鱼·蚌·蟹》、《梅娘文集》、《梅娘代表作·鱼》等，不断重印。

1999年：《梅娘小说·黄昏之献》（司敬雪编选）。

2000年：《大作家与小画家》（梅娘与芷渊、茵渊的通信集）。《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梅娘译，[日本]釜屋修原作）。

2002年：《梅娘——学生阅读经典》（江啸声选编）；《又见梅娘》（陈晓帆编选）。

2005年：《梅娘近作及书简》（侯健飞编）。

2011年：《邂逅相遇：梅娘、芷渊、茵渊书礼》。香港天地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

合计12本书。代表作均为1945年以前在日本统治区发表的作品。

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写作阶段，未署用“梅娘”，处于匿名状态，但同样是勾勒历史中的梅娘和梅娘笔下的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时段。

在梅娘80年从文史中，有两个较长的写作空白期。

第一个创作空白期从抗战胜利到1950年。

第二个写作空白期为1961年至1978年。因患肺结核获准离开劳改农场后，成为在社会上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右人员。为了给患有特殊慢性病的儿女筹措医药费，梅娘只能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零工。

对于一位早慧的作家来说，29岁至34岁的6年、45岁至62岁的18年，是创作的黄金期。在这24年间，梅娘失却了写作的条件，后一阶段甚至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需要注意的是，进入新中国以后，梅娘成了各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只有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准则和写作规范。历史在当代的变异不可避免，长寿作家的作品尤其如此。这一面向对梅娘的影响，目前还没有被充分评估。

事实是，在与梅娘同时代的民国期作家中，因无法适应和跟上新旧中国的时代转换，有一大批人在新中国或主动或被动终止了文学创作。与他们相比，在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和绝望屈辱中，梅娘还是跟上了形势，四次跻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场域，或华文文化场域，勉力为文，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

2009年，为褒奖梅娘为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中国作家协会颁予她“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和奖章。这一褒奖受之无愧。

2012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期常设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在做了大幅度的补充修订后，正式对公众开放。其中，“沦陷区文学”板块中的“华北地区”部分，仅选张秀亚、梅娘、白羽三人。梅娘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定位，再度予以表现。

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同时代批评家就对梅娘予以高度的评价。在被冷落半个世纪之后，随着沦陷区文学被中国文学史接纳，梅娘再度成为关注较高的研究对象。已见多篇梅娘研究综述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四 本书缘起

早有一些机构希望出版梅娘的自传。不过，岁月无情，梅娘毕竟年事已高，已无力撰写长篇的东西。

于是，退而求其次：那就搞“口述史”吧。以为口述史会容易一些。

比如，央视著名主持人的一个“口述历史中心”，就曾费尽周折，找各方神圣出面，终于说动了已经拒绝过一百回的梅娘，轮椅、专车



接送，租场地录了一周。

当时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客座，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后来遇到项目负责人，说是效果不太理想。

不理想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有海内外学者访问梅娘时，只要抽得开身，我都会在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做口述史。

比如，访问者往往开门见山：“满洲国首都新京某报康德某年某月某日某版上署名某某的文章，是不是您写的？为什么用这个笔名？有什么寓意吗？写作动机是什么？”

就连我这个天天与史料打交道的所谓学者，在听了这一连串的数字和专用名词后，也反应不过来。这是需要专门查找的。更何况一位只能长年困守斗室，手头没有历史文献，可能对史料也没有兴趣的耄耋老人了。

本来是热情待客的，客人却要求主人当时、当面就把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细节一一交代清楚，主人无法满足客人，当然不会愉快。如果再与价值判断、历史问题这些曾经让一代知识精英九死一生的遭际勾连在一起，主人不困惑、不烦恼、不反感那才怪呢。人的大脑不是海量硬盘存储器。

这也是个别缺少设身处地视角的访问学者往往会觉得梅娘生硬、不配合的原因之一。

这种尴尬终于也轮到了我。

去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三四位作家、专业人员凑在一起，觉得梅娘年事已高，再不动手就晚了。决定以每月若干次的方式，一次一个主题，与梅娘座谈，为今后的梅娘传记类作品积累材料。都是太熟的亲友，梅娘虽一再不耐烦地表达着不愿意，还是围坐在那里。

我发现，原来我也不能免俗：我的问题大多也是时间、地点、署名、人物原型……一些让谁都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回答的难题，当然，